

别让失独家庭独自承受生命之重



《失独：中国家庭之痛》
杨晓升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我国的失独家庭，已经是一个颇为庞大的数目。作家杨晓升在其新作《失独：中国家庭之痛》一书中沉痛

地写道：“每一个独生子女夭折，都意味着一个家庭的毁灭。”这部震撼心灵的报告文学不是

走马观花的采访，而是深入失独者内心的真切体验。它不是简单的个体表象描述，而是饱蘸激情与血泪的述说。笔触直抵读者心灵。对失独者及家庭面临的共同困境有着真切描述。

书中的失独者大多50岁以上，很难再生养孩子。在中国，失独家庭以每年7.6万个的速度增长。失独家庭的困境，正在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。《失独：中国家庭之痛》一书通过对孤独、悲怆和绝望生命状态的真实展示，让人们开始意识到，对于中年以后丧失独生儿女的人而言，生命已经很难找到继续前行的轨道。

借助媒体的披露，失独家庭的境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悉。其中，被提起最多的则数失独老人的养老、医疗问题。非常现实的困境是，如果家庭中唯一的子女离世，双亲的养老送终问题便扑面而来。更让人忧心的是，养老、医疗以及贫困化等困境，并非失独家庭所承受压力的全部。即使失独家庭经济状况很好，可以获得养老和医疗方面服务，精神上的失落和孤寂，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，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西方社会，伴随子女成年婚嫁，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会相对独立；相反，中国的父母对于子女的投入和关爱，往往伴随自己的一生。

从本世纪初开始，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正在渐次步入老年，而独生子女作为这些父母的期待，一旦遭遇不测，将带给父母精神上的冲击。许

多父母因为失去了“孩子的父母”这一角色，即使在社会上有地位、生活上丰足，却始终无法真正释怀。完整的家庭，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不容商榷的核心价值，无论地位高低、生活贫富，如果丧失了对该价值的捍卫，极度的敏感和脆弱，也将不可避免地依附在每个失独老人的心上。

正是基于这个庞大群体所面临的困境，对于致力于解决公共危机的政府，以及流淌着同情与爱的血液的社会网络，有必要开始倾听他们的声音，并且携起他们的手。在养老、医疗等问题上，政府责无旁贷。尽管很多地方已经采取措施，如北京市已经开始“暖心计划”，将在未来3年为每位失独老人购买涵盖养老、医疗、意外险、人寿险、女性安康险等险种在内的综合性保险，但从全国的范围看，类似的政策还需要进一步推行。更有人大代表建议，国家从计划生育政策中所征缴到的社会抚养费中，拿出30%来补贴失独家庭。国家人口计生委也曾表示，老年人照料将与计划生育家庭养老相结合，并进一步加大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助力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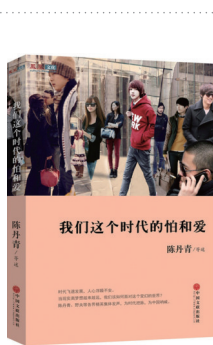
杨晓升认为，对社会而言，要关爱失独者，不仅需要各种基金会成立专项基金，以弥补国家在养老、医疗政策上的空白，还需要成立帮助失独家庭的社团，提供心理咨询和精神安慰，通过建立彼此认同的群体，修筑一条供失独者得以继续生活的轨道，让他们感受到生活可以更加丰富精彩，生命不应该就此暗淡无光。 ■李琼璐

悦读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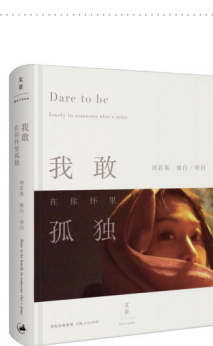
《钱商》
作者：阿瑟·黑利
出版社：南海出版社

美国第一商业银行总裁肺癌晚期，这家家族式银行顿时陷入继承人之争。两位有能力的总裁候选各自施展招数，企图将银行掌握于自己手中。候选人海沃德凭借手腕，与一家跨国公司建立了联系，为银行争取了巨额贷款，一时间风头无两。银行董事会都在为唾手可得的利润欢欣鼓舞，继承人之争的结果也随着这笔巨额贷款而逐渐明朗。然而，在繁盛表象之下，一场可怕的危机正悄然酝酿。



《我们这个时代的怕和爱》
作者：陈丹彦
出版社：中国文联出版社

本书既有对历史史料的还原，又有对社会改革的冷峻思辨；既有对时代发展的急切呼喊，又有对当下急剧发展的忧虑和担心。睿智的文字为时代把脉，用尖锐的思想为中国呐喊。以此唤起读者想象世界和他人的能力，进而生出些悲悯心、反省心、进取心。



《我敢在你怀里孤独》
作者：刘若英
出版社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本书是刘若英的最新文字作品，收录刘若英英文自白，与8位朋友对白，以及53张精选摄影图片，探讨自处与相处的关系。

■张靖天

·岁月悠悠·

初夏的绿色小径

■ 陌桑文

那是村庄里的主干道，从我家门前一直通向南边的田园。道路两侧挨挤着高大蓊郁的杂树，把路的上空遮掩得密密匝匝的。阳光漏进来，照在地上，只有铜钱那么大一块，却亮得晃眼。树叶绿得感人，总是雨水洗过的模样。绿树缝隙以上的天空，蓝汪汪的，那么深，那么远。路边的艾蒿和毛地菜已经长起来，叶脉分明，叶子的反面是白霜一样的绒。在正午的时候，这些杂生的植物会散发出生混合了日光的温热气息。这个时候，布谷鸟在村庄的上空来来回回地唤着“割麦播

禾”，声音那么近切，我们从没见过这催工的鸟儿，不过它肯定就落在我家南面树林的某处树枝上。

就在这个季节，初夏，是那条小径

花团锦簇的时光。粉的白的蔷薇，在路边簇拥着。刺棵下面，新冒出来的芽苗，居然是我们难得的吃食：掐下一根粗壮脆嫩的芽苗来，剥掉上面带刺的皮，嚼在嘴里，清爽，微甜。只是吃到长叶的末梢，才有一点涩涩的味。

嘴头地里的麦子就要黄了。这时候，蔷薇丛中，或者绿荫小径的开阔处，还会长出一种酸痛的果实：一粒粒攒集着，红彤彤的，大约应该叫野草莓吧，可是在檀树嘴，这个野果

·闲话花样·

豁令子

■ 郑树林 文 剪纸

“到辰光勿要忘记豁令子把我哦。”“肯定是有人豁令子，勿然话伊哪能晓得。”豁令子在日常生活中用得比较多，豁令子要普通话的理解就是暗喻暗示。生活中会不会豁令子，什么时候豁令子都是有讲究的，如果时间环境场合不对，这令子豁出去可能会失误。

豁令子也可以说甩翎子，这甩翎子本来是源于京剧中武生演员的翎子功，通过对头上戴的花翎的甩动来表示人物内心活动，通常是用到一定时候用力完成一个漂亮的亮相。在演员甩翎子的过程中，鼓师的鼓点一定要配合演员的动作，而且还要看着演员甩的力度方向，演员会在甩的过程中，有一个告诉鼓师的暗示，就是豁翎子，如果鼓师没有接到演员准备结束的翎子动作，那么这演员就不能停下来，当然也有鼓师在鼓点上暗示演员的，演员如果没有接到翎子那么这一台戏就会没面子，甚至会被观众喝倒彩，后来这些暗示被大家知道，用到生活中倒也蛮有规矩的。

上海人评价一个人聪明勿聪明，住住就是看在工作生活中会不会接翎子。公司办公室男女比例永远不会成正比，特别像我们以制造



·意犹未尽·

柔光

■叶智祺 文

外公于2015年5月25日驾鹤西去，殇。

在外公过逝的头两天，天气犹如大学毕业旅行那年，我踏上海公的出生地——台湾高雄旗津半岛时的一样，层叠的云朵好似要替我们遮挡紫外线的伤害，阳光洒在身上给人以无限力量，来自海上的清风似要吹散我们内心的重重雾霾，告诉我们向前，莫悲伤，而我坚信这天气是外公特意安排。

外公过逝的当晚我哭得伤心，与外公相处时光的回忆让我眼前翻阅的照片生动起来，一幕幕恍如电影放映那么清晰，历历在目。小的时候，我没少调皮，曾在友人赠予外公的大幅字画上签上自己歪歪扭扭的名字，在一片家人的责骂声中，外公却无言地，笑盈盈地看着我，于是我知道这爱我可以躲避风雨的港湾。外公爱吃零食，有专属的零食盒子，一般连我妈也不给分亨，却对我敞开供应。对我敞开供应的不只是食物，还有很多精神食粮，即便到了没有力气走出去买书，他也会学

却叫麦泡。据长辈说，这果实的形状颇像爆炸炸开的大麦。我们成长的年代，大麦已然不见，小麦也成副食，所以也就没有见过炸开的大麦泡，但这果实太诱人。写到这里，我已满口生津。

我家的菜园在南边的土壤上，边上长着一棵茂盛的苦楝树。姆妈早晚挎着菜篮，从这树荫里来来去去。有时候，午饭需要一把葱，一把菜，我就会像条好动的狗，飞奔而去。路两侧的绿，闪电一样，向这个奔跑的少年身后倒去。在这条小径上奔跑，空气都是甜丝丝的。路上没有灰尘，即使久汗不雨，路面也只是破裂，从不起灰。裂缝是那么清晰，乌黑的蚂蚁从一条裂缝爬进另一条裂缝，毫无阻碍。

跑出林荫小路，就能望见开阔的檀树湾。温润的湖水，如一块玉，河滩的草软是给它镶的花边。檀树湾的

上空，时常会兴起几朵白云，映照在蔚蓝的湖水里，静谧而优美。目光越过河对岸模糊的村庄，有时候能望见彭泽和九江那边的高山，乌青乌青的，隐藏在视线的尽头，若隐若现。

成年后，我每次回家，都会在这条路上走几个来回。2011年的初夏，父亲重病在床，去日无多。我请假回檀树嘴，跟父亲住上几天。在陪伴父亲的那些日子，我每天天亮，就会一个人背着手，在这条小路上寂寞地行走。其时，村庄里已经没有多少人在。路边长满了杂草，露珠把我的鞋打得透湿。树木漫无目的地生长，在路边枝干突兀。布谷鸟依然在喊割麦插禾，但是那些割麦插禾的人都在异乡务工。

最近一次走在那条绿荫的小路上，是父亲走后的第二年清明。我带着知春在那个时节回到檀树嘴。刚

下过雨，路边蔷薇花开得正繁盛，草木苍翠让我忧郁，空气中弥漫着湿漉漉的芬芳。我跟知春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放心地张开嘴呼吸，这个地方，就是我的故乡檀树嘴。

此后多年，我没有再回檀树嘴。在这期间，老屋被抛弃了。门前的林荫道，很少有人经过。去年国庆，我们一家又回到了檀树嘴，看见门前长满了杂草，一些倒塌的小房子，淹没在荆棘丛生的蒿草中。那条让我思念的林荫路黑黢黢的，已经延伸到了老屋的门前。它离我的房子更近了，而我们，却离它越来越远了。

文苑投稿邮箱：
zfk@yptimes.cn，欢迎投稿



仙人球开花了 ■胡昌洋

·旅游日记·

纵棹园记

■丁国平 文

宝应县地处江苏中部，是我母亲的故乡，素以“中国荷藕之乡”闻名遐迩。纵棹园呢？正嵌在宝应县云之中。在我的眼里，有之，似美人秋波；失之，如珍珠黯淡。

在纵棹园内走一走，令人有山水之遐想，无俗尘之怠念。从北边入园，见六角楼。楼下院内无其它，唯有砖雕门楼，颇有古人家宅院的气派。庭下暗红色的鹅卵石铺地，巧妙镶嵌成两只摇头摆尾的舞狮，充满着喜庆的色彩。绕到楼前，欣欣赏一副对联：“揽六云层五湖纵棹，扬九州生气四海腾龙”，点出园名，很是工整妥贴。

西北角有一假山。垒石取材均是大黄石，石色相近，垒法分明，宛如真山突兀。山中嵌穿，仅容一人通过，曲折如蛇，细微似织。昂首于天，似与飘云暖日相伴。相去数十米，又见一峰，峰上一顶四角亭，活像武士的头盔，色彩鲜明。

过石孔桥望去，远处绿柳烟笼，

眼下清波荡漾。这里偌大的水面上，游船如兔，笑声似歌，或许若无船在湖上漫游，“纵棹”即为虚名。另一处，在垂柳掩映下，还有龙舟泊岸，可是游人稀少，我心疑之。临近一看，才知此舟只是建筑中的景观，类似颐和园的“不系舟”，退思园的“闹红一舸”。上舟一看，金黄色的龙舟内，宽敞无比，仅两边船墩而已，面积约十来个平方。

园中更为奇特，名为“颂雅琴室”。室外一桥相连，巨木雕刻成桥，造型以巨算为柱，巨竹为栏，巨叶为装饰，巨木横铺，又弯成拱形，千百人走过，纹丝不动，安如磐石。“修竹几丛摇倩影，香荷半亩斗芳姿。”园外，瘦石秀竹相配，跨进此园，回首两门，门上居然有门神，用檀木雕刻而成，左为秦叔宝，右为尉迟恭，刀法细腻，人物逼真，秦叔宝武士铠甲丝毫未乱，尉迟恭黑须乌睛栩栩如生。

园中长廊迂回，唯一建筑物为“竹深荷净堂”，其楹联是“竹深留客处，荷净纳凉时”，四扇木门错镂精刻，每一扇门上均是一幅画，分别为“风尘三侠”、“苏武牧羊”，“昭君出塞”，“坐怀不乱”。人物要比门神缩小数十倍，可照样毫发未损，衣裳飘动，面态神情，一如人生。心还在乍

喜之时，一转眼又发现，这里每一处窗棂上都是木刻的中国古代故事，“严光钓鱼”，“捉放曹”，“子期听琴”，“千里送京娘”等。

更精彩的木刻，便是另一处的戏台。木制长廊连接，曲折有致，弯绕自然，有颐和园长廊的形态，无画栋彩梁的精致，却有质朴无华的精巧。尤其是到了戏台上，举目望去，四处雕成“连环套”，“杨妃醉酒”，“宝莲灯”，“盗仙草”，全是民间熟悉的戏剧。中间一个藻井，螺旋式上升，造型以巨算为柱，巨竹为栏，巨叶为装饰，巨木横铺，又弯成拱形，千百人走过，纹丝不动，安如磐石。

“修竹几丛摇倩影，香荷半亩斗芳姿。”园外，瘦石秀竹相配，跨进此园，回首两门，门上居然有门神，用檀木雕刻而成，左为秦叔宝，右为尉迟恭，刀法细腻，人物逼真，秦叔宝武士铠甲丝毫未乱，尉迟恭黑须乌睛栩栩如生。

最有价值的是八宝亭。在园中最深处，可以纵览四处风光，柳绿花红，远舟近山。据说，这八宝亭始建于明嘉靖。园中“众星拱月”的各种建筑，大都是来自民间的旧物，再加以完善而成。

从纵棹园内归来时，巧遇一位老者，不由地攀谈起来。他笑呵呵地说：“宝应虽小，但人文气息浓郁，当地政府很为老百姓着想，所以这里一年四季敞开，不收一分钱门票，目的是让老百姓有一个休闲养性的地方。”我深以为然。